

性行門 孝悌 義

群書集事洲海

三十八之三十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八



性行門

孝悌

善事父母兄長者

李充為五丁兄出婦後漢

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遮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酌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蕭罷散殤帝時徵為博士後

遷侍中

蕭嶷敬身南史 孝父

齊豫章文獻王蕭嶷心南史 宣儼高帝第二子也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直南史 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

任昉南史 知父事兄

任昉字彥升初仕齊後為梁武帝記室參軍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書

二章兄孝弟悌唐書

章金益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割股膳母愈全啓亡全益服所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居成都口十年號章孝子

孟興孝金史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章宗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米二十石

李宗諤宋史 行淳至

李宗諤真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思禮無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沒而已宋史 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為表請於朝而官之宋史 劫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

羊仁復元史

羊仁廬州廬江人世祖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

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踪蹟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  
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為役尚無恙乃  
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  
得遂大小二十餘口仍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成宗大  
德十一年旌其家

卜勝榮嘗痢減年 元史

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已  
年延之並痊

## 孝友

女於親友於兄弟者

明章慈弟敬叔 後漢

漢東平憲王蒼光武子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頰

帶十圍明帝甚愛重之蒼在朝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意  
不自安上疏歸職永平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  
太后陰氏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  
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永平十一年蒼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  
歸宮乃使手詔國中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  
心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  
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一五歲已上能趨拜者  
皆令帶之章帝即位饗衛士於南宮因周以掖庭池閣乃閱陰  
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遂命留五時衣一合一襲及常所銜衣  
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各有差特賜蒼書曰中大夫奉使  
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  
間於南宮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

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  
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  
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冬蒼來朝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  
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持節郊迎帝  
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器物無不充備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  
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  
情不自寧上疏懇辭帝省奏褒貴焉又特賜以祕書列僊圖道  
術祕方至八月蒼還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  
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  
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歸疾病  
帝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千里傳問起居建  
初八年正月壬辰薨遣大鴻臚及將作使者監喪令四姓小侯

諸國王主悉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賜棺槨乘  
馬龍旂九旒虎賁奉送元和三年行幸東平宮帝追念蒼謂其  
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  
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  
賜御劍于陵前

高惺蔬菜

晉書

高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惺采蔬不厭每致甘肥  
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

張弘策不食鹽菜

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  
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  
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

起

王元規載母妹避水南史

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武帝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閤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

鄭紹叔所得歸兄南史

鄭紹叔字仲明梁武帝時為驍騎將軍後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

裴脩早孤善撫弟妹北史

裴脩字元寄父駿魏太武時為中書侍郎宋使明僧高來聘以

駿於境上勞接卒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甄琛蔡親撫弟北史

甄琛魏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服未闋復喪父琛於榮兆山手種松柏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

薛聰廬墓北史

薛聰字延智魏孝文大和中起家著作郎後遷侍御史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

孝芬奉叔母愛弟 北史

崔孝芬魏孝文帝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盞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贖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官伯子朗如同氣焉

秦族諡食 北史

秦族祖白父霍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孝文帝太和中板白頽州刺史西魏文帝大統中板霍郿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

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

彥師兄弟同廬父墓 北史

陸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兄印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昂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摠萃一門

陸印 北史

陸印字雲駒齊文宣二年保初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遭

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卽聞而悲痛一恸便絕

齊孝昭帝侍疾搯手出血北史

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搯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世景孝義哀卒北史

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群言

尤精經義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

薛濬遺書北史

薛濬字道顒隋文帝開皇中歷尚書考功侍郎丁母艱尋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群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辭窮游約處屢絕單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重衣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來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真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瘡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



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  
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與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  
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  
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為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潛性清儉死  
日家無遺財

韓王喪毀 唐書

韓王元嘉高祖之子也年十五聞太妃宇文昭儀病涕泣不食  
居喪毀甚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脩整當世  
稱之

劉審禮同居 唐書

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  
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

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問太宗貞觀  
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  
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  
聞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  
口內外無間言

陳集原嘔血讓貲 唐書

陳集原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集原輒不食及亡  
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  
豹韜衛大將軍

陸趙璧代兄認罪 唐書

陸南金仕為太常奉禮郎玄宗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  
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吊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

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  
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恠之趙  
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帝  
皆宥之

李光進讓弟主家 唐書

李光進憲宗時為振武節度使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弟  
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賞貯納管  
鑰於奴光進命互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  
持泣乃如初

陳饒奴居喪養弟 唐書

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寡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  
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諸署其門

曰孝友童子

肅之廬墓育孤見稱 宋史

李肅之字公儀神宗元豐二年為樞密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  
內行脩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  
導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

布魯海牙迎母愛弟 元史

布魯海牙世祖時歷遷至順德等路宣慰使布魯海牙性孝友  
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幼時  
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盡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旁迎阿里普  
海牙居之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為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帝  
嘗賜以太府綾絹五千匹絲絮相等弟出四之一納其國賦盡  
與之無吝色

劉廷讓弃子扶抱母弟 元史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文宗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弃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郭全事母撫弟 元史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十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乃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劉德撫弟養母 元史

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以川生家貧傭工取直寸

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甚年五十未娶稱貧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為劉佛子

扈鐸喪伯父撫從弟 元史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文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密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為卒守廬不去

孝義

孝於親而能行義者

王沉事從叔如父 晉書

王沉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表繼母寡嫂以孝義稱魏高貴鄉公正元中遷中書黃門侍郎

應詹毀頓委財 晉書

應詹字思遠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財情若至親遂以孝友聞于世後鎮南將軍山簡假詹都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力戰摧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

許昭先叔葬舅 南史

許昭先義舉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

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理世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之以充之肇之謀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宋文帝時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

劉懷慰服親喪撫弟妹 南史

劉懷慰字彥泰仕宋為尚書掾部郎父亡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

僧遠事母養伯父 南史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遠省殮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葬身自販貼與隣里

供歛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栢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  
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弟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  
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劉靈哲贖姪襲父爵南史

劉靈哲字文明齊高帝建元元年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嫡母  
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為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  
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  
廷義之靈哲傾產贖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  
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  
年卒

朱氏互讎隙南史

朱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子謙之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  
昭之假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食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  
自繫縣令申靈勛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  
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巽之  
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不聞悉赦之吳  
興沈覲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張緬不私蓄積南史

張緬字元長齊武帝時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  
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  
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  
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闕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  
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中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

數十年未有也

張融為父報恩士以史

張融字思光齊武帝永明八年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為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良乞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口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口事微豫章王寢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

植之盡喪禮於君父南史

嚴植之字孝源徧習經傳性博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歛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塚葬畢乃還當時義之

韓靈敏葬母養嫂南史

齊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顧協終喪晚娶南史

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梁武帝時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

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

宋遊道雪免迎葬 北史

宋遊道父季預魏孝明帝時位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 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 燕以 許殺元徽誣其降賊

游道為 許得釋與廣陽子 許 燕中尉 許 善 此 處

盧柔養叔母如已親 北史

盧柔字子剛魏孝武時為大行臺郎中柔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已親親族歎重之

蕭蒲離不力學報親 遼史

蕭蒲離不字按懶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末帝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

戚同文孝親義師 宋史

成同文字同文世為儒幼孤祖母携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鄰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揚慈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慈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慈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絕帶時晉未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慈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慈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同文即為築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大祖建隆三年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

趙宗悌繪母施財宋史

趙宗悌字元發太宗子漢王元佐孫也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來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一至是乎歸帶而與

之錢所親用詐取箴錘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竟不問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實貌繪而奉之如生

劉潛夫婦哀親而絕宋史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進士起家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顏詡事親睦族宋史

顏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匝架無主厨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趙一德思親報主元史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世祖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為  
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  
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  
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  
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測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  
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  
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築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  
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  
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  
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  
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  
德曰昔更獲吾家時視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

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既復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  
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負  
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  
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仁宗皇慶元年旌其門

烏古孫澤夫妻孝義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有德於閩閩  
人安之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  
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

長壽兄弟孝義元史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  
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嘗陰叙  
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

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  
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為太禧宗裡院神御殿侍禮佐即階奉  
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武宗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  
喪廬墓兄那海為輿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即棄職舉  
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  
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元善葬祖父母弟姪元史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武宗  
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  
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塋次州縣以聞旌其家

張起巖養親葬族元史

長起巖字夢臣順帝時為中臺侍御史性孝友少處窮約下

孝幾躬致米百石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官學無不備至  
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  
故人賓客共之去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

朱汝諧歸兄養叔父元史

朱汝諧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  
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  
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些言汝道奉親讓產元史

些言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  
承順甚恭母嘗寤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  
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  
令他兄弟知也汝以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

羊已多汝道恨血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  
之母卒哀毀終密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  
美田廬讓之二弟卓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為  
生汝道割已田畝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  
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瓜及携米厯戶饋之或曰癘氣能染人  
勿入也不聽益固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措槨人  
咸感之嘗出麥田不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  
之縣令李讓為誌明旌其家

何從義族養親元史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  
哀慕不脫經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  
養尤至伯祖温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

母姜氏叔父珎叔母光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葬  
高墳祭奠以禮吐人義之

## 非禮行孝

不以正禮行孝道者

蕭宏發塚認父南史

梁豫章王蕭綜工監三年為南徐州刺史母吳淑媛嘗與綜言  
汝七月而生本癡東昏之子也及至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  
及奔馬擗殺駒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  
引道士深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  
顏色帝弗之知也徐州所有棟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  
致意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  
拜齊明帝陵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

為父子綜乃私器以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

張進昭截腕徇葬 唐書

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 友忘

兄弟和穆相敬愛者

仇志可爭死史記

魯桓公十六年齊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公為太子取齊女宣公見其美說而自取是為宣姜愛為太子取他女三姜生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宣姜與朔讒太子於公欲殺之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今盜燕界上殺之

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

九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之止伋伋曰

進思害侏遣親將薛温

壽乃竊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

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

當殺乃我也盜并殺伋以報宣公宣公

闔戶拒之呼聲達於外

不去婦 前漢

所遣也進思因憂懼而

吉有田二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

之二十餘年侏以壽以

大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

張存所得

小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

張存字誠之性孝友仕

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

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

西逆侯

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

與弟 前漢

京東陝西河北轉運庫

杜祁公禮

杜祁公禮

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屋式輒復

杜祁公衍杭州人宋仁公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孝弟其母改適何陽錢而卒後漢

利以適人就公索之不時廢為庶人因家彭城其家積累仁義

傷腦上出血數升僅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親自鞠養常與共

來孟洛間貧甚傭書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卒

女由是貧用稍給舉九弟死後漢

有恩禮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而放遣小絕更始時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琳

兄純祐有心疾純仁九後漢

朝守北都請參幕府口升起兵興復更始以續為大司徒光武

兄養疾地也富弼責史始所害光武馳詣宛謝

朱全忠而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

梁太祖朱全忠乾化方平常更始以是慙自續敗光武不敢顯其

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財與二弟後漢

特慟哭太祖為釋友諒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

韓哥泣成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

興宗重熙五年七月錄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

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

董師中雖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董師中字紹祖章宗時大譏今理產所增二倍於前悉推與二弟

侍傳詔將錄用其子師翕然稱之

子上義之以其姪為弟尤嫂後漢

徐承珪睦後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故事寡嫂不冠不

行 萊州掖人幼失將軍封新息侯

蔡藿衣服相讓歷四十肥後漢  
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  
名和順承珪嘗為替公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

宋太祖為復往報賊顛就烹眾異之遂不害明帝  
宋太祖受母杜太后大夫

為灼艾太宗覺痛帝從兄心喪三年後漢  
生時有異他日必為大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

錢俶全另章帝建初中仕功曹後遷廣陵太守  
宋太宗時吳越王錢俶愛弟後漢

越州俶為之資給弟母宋貴人為竇后所妬誣以祝詛送

死慶年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帝更憐之勅皇后令

衣服與太子齊等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侍慶尤渥諸王莫得

為此後慶以長別居丙舍帝移幸北宮帝德殿慶得入省宿上

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侍乃令慶私從千乘王

求夜獨內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賜奴婢三百人與馬

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慶多破心或時不安帝朝夕問

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及帝崩慶號以前殿嘔血數升因以

發病  
繆彤化婦後漢  
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  
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脩身  
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問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安帝時為中牟令

薛包振給弟子

後漢

薛包性至孝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振給安帝時特徵拜侍中

楊厚愛兄託疾感母

後漢

楊厚字仲桓厚母初與前妻子楊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瞿然改意恩養加篤順帝永建中徵拜議郎遷侍中

姜肱遇盜兄弟爭死

後漢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常與弟季江同適野為賊劫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賊久未博愛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弃物而去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桓帝時聘不就後終于家

姜肱兄弟同寢

後漢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兄弟常同被而不入房室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桓帝時聘不就後終于家

孔融兄弟爭死

魏書

孔融字文舉少時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侯覽判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孔褒有舊亡投儉遇褒出時融年十六

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名謂曰吾獨不能為君  
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  
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歲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  
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  
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曹保時以融領青州刺史

張範以子易姪魏書

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及承子戲為山東賊所得範  
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  
雖愛其子然吾憐戲之小請以陵易之戲以義其言悉以還範魏  
太祖曹操自荊州還以範為議郎承承軍事

穉紹撫從子如親生晉書

穉紹字延祖魏侍中大夫康之子也武立時為祕書丞後轉為

侍中卒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  
穉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  
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庾袞侍兄疫疾晉書

庾袞字叔襲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晉武帝咸寧中  
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  
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  
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  
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  
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相染也  
母終服喪居于墓側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

顏含開棺事兄晉書



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聞兄顏畿晉武帝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快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問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頽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啜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徐苗善撫孤遺 晉書

徐苗字叔胄弟貢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郡察孝廉辟從事並不就

周顛不責弟過 晉書

周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顛嚴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元帝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

孫容躬侍兄疾 晉書

孫畧字文度恭孝清約有禮義兄嘗篤疾經年畧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晉康帝時何充為揚州檄畧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皆不就

姚萇讓馬濟兄 晉書

秦主姚萇字景茂襄之弟也隨襄征伐每有大謀襄敗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暨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泓愛弟 晉書

姚泓字元子後秦主姚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其弟姚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末嘗見于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弼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

王覽敬兄 晉書

王覽祥從母弟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每諫止其母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嘗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用聲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臨見孝友恭恪名立於祥

蔡廓事兄 南史

蔡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宋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

謝述冒浪求兄喪 南史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  
純喪遂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  
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  
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  
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  
為精誠所致宋武帝聞而嘉之

謝弘微事兄南史

謝弘微兄曜宋武帝時歷御史中丞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  
除猶不啜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  
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  
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減已遂廢食歔歔不自  
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皆及

謝述侍兄愛篤南史

謝述字景先景仁弟也景仁愛弟魁而曾述嘗設饌請宋武帝  
希命魁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  
從帝馳遣呼述頃至乃殮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  
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與懈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  
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  
述哀惶親選廼獲焉

宋文與書誡弟南史

宋江夏文獻王劉義恭幼而明寔姿顏端嚴武帝持所鍾愛帝  
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醢盤義恭求湏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  
敢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文帝元嘉六年為都  
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蕃文帝與書誡

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閔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引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游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

徐湛之愛弟南史

徐湛之字孝源幼孤為宋武帝所愛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即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蔣恭兄弟爭罪俱免南史

蔣恭宋文帝元嘉中晉陵蔣崇平子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歛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宋文帝詔諭義恭南史

劉湛字弘仁宋文帝累遷侍中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軍長史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

大欲專政事每為劉湛所裁王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奪其可棄

褚彥回推財南史

褚彥回湛之子也幼有清譽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

孫棘兄弟爭死南史

孫棘宋孝武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孫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一怨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誰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

劉彥節不證弟南史

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宋孝武時其弟劉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眾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從弟劉祗諷彥節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廼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眾以此稱之

孫謙耕養弟妹南史

孫謙字長遜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為  
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巴東建平二郡  
太守

陶子鏘為兄訴屈 南史

陶子鏘字海育父延仕宋為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  
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  
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  
勞感之兄得釋

鄱陽王敬兄愛姪 南史

鄱陽王鏘字宣詔齊高帝道成第子也建元末武帝願即位  
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  
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十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

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  
在官雍容得物情理事無擁當時之役明帝鸞鎮東府權威  
稍異鏘每往明帝疑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  
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焉

王儉愛弟 南史

王僧祐字胤宗幼聰悟雅為從兄公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  
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  
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永明中為太子中舍  
人

齊武帝幸弟宅 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嚴武帝每至第不復屏人勅外監曰我  
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妃庾氏世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

金石樂官人畢至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救疑備家人之禮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可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真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

沈顛隨兄之任南史

沈顛字處默內行甚脩事母兄孝及兄亦退素以家貧仕齊武帝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顛相隨隨之任

袁昂服暮報兄南史

袁昂字千里初仕齊武帝累遷黃門郎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青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中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絜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

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蘋藻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辭且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無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甘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復為咄咄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校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校為心眼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議不及古誠懷感慕當願千秋之後從服暮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固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

梁武帝愛弟南史

梁臨川靜惠王蕭宏武帝弟也以介弟之貴無佞量能恣意聚

歛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闕然其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女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在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與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也其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白竹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之九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骨雜貨但日元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又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

梁武帝弟逆罪南史

梁武帝弟蕭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沈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

為名屢為有司所奏梁武帝每貫之天監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明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甚及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襍直千萬好食鱸魚頭常日進三百廿八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妃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天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十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加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靖惠



傳映喪兄如父 南史

傳映字徽遠昭之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惜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梁武帝天監中為烏程令

張悌二兄爭死 南史

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物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心以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心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

上讞梁武帝以為孝義特旨降死

安成王多昆弟之睦 南史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文帝第七子也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崇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俸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昆弟之睦時議歸之

房景伯弟喪過禮 北史

房景伯字良暉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暮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暮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時除清河太守

房景先事兄恭謹北史

房景先字光胄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魏獻文時為著作佐郎

魏孝文篤於兄弟北史

魏孝文皇帝篤於兄弟以咸陽王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

韓子熙讓爵於弟北史

韓子熙為魏孝文帝子清河王懌郎中令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有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

楊椿兄弟同居共食北史

楊椿字延壽常戒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

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往父母亡雖久猶於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列拜垂涕陳薦若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人之魏宣武時祖禮一世也魏孝文時授官與曹少卿加給事

楊門兄弟友愛北史

楊播字延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有弟一代同居後頻年饑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且畱而已家徒壁立對未曾入內有一羹味不集不食廳堂間以受仍亦散之魏宣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作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以為叔顯宗所撫養

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筒生長猶共居車  
食然後食焉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折階與伯華於是  
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粥所辱子熙乃泣  
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思引子熙為中書舍  
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甲  
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此  
魏孝文時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

房亮捨子啟姪北史

閔雅喜愠不形於  
憲相亞臨淮王或

房亮字景高好學有節操魏孝文帝太和中憲寢疾求假不許  
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為東也於側形容憔悴因  
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有名同年俱喪世共  
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

祖訓兄弟敦穆北史

必同盤而食晉書

寇祖訓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付吾兄弟八人今存  
平生所處堂宇滿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告不異居異財汝等眼  
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民者此又不如吾等  
為河州刺史

崔挺兄弟推讓田宅北史

崔挺字雙根幼孤居喪盡禮少與睦好學五八曰椿曰津昆季相  
冢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前則聚於廳堂終日相  
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贖遺挺辭而後往往幃幔隔障為寢  
武帝時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庭醉歸津扶持還室

韓子熙為弟訴辱北史

公台鼎而津常旦暮

韓子熙字元雍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每近出或日斜不

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起居味皆先嘗椿命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心嘉味輒因使次附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一下泣兄弟並皆有訴朝廷魏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元一娶望見玄孫自昱人

裴莊伯侍兄疾而卒 北史

刀女百口總服同爨

裴莊伯字孝夏魏孝明帝時人有文才器度

色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

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紂舉秀才為奉朝請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持兄病晝夜不離州刺史亮留心撫養故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如兄不言其子而啓弟嗟惜之

裴寬撫愛諸弟 北史

裴寬字長寬儀貌瓌偉博涉研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務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魏孝明帝時挽即釋褐遷負外散騎侍郎

魏惇挺身救姪 北史

魏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爽魏孝莊帝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余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爭在惇胤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拯之

山偉撫寡訓孤 北史

山偉字仲才其弟少亡偉撫守孤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

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魏  
孝靜帝時除衛大將軍中書令

周武撫愛諸弟北史

周武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齊王憲謂曰汝  
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  
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  
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  
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  
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  
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敵特為吾意今祖括是同汝  
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

牛弘愛弟北史

弘字元仁隋文帝時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  
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  
咎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  
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吳悉達昆弟和睦北史

吳悉達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門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  
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無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  
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糴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  
州稱頌焉以友愛聞終不仕

岑文本泣救文昭唐書

岑文本昭文本之弟也文昭當太宗時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  
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

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  
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之卒無過

李勣為姊煮粥唐書

李勣字茂功太宗時封英公性仁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煮粥而火  
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  
得乎

韋嗣立代弟受撫唐書

韋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  
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撫母感之誓為均愛世比晉王覽唐武后時  
拜鳳閣舍人

陸景融援兄自林死唐書

陸景融睿宗時以陰補千牛驍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  
書象先後母弟也益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感人  
多其友

唐玄宗篤愛兄弟唐書

宋王憲既讓玄宗玄宗為太子時嘗製大衾長枕將與五王共  
之睿宗知喜甚及即位於宮西南置樓曰花萼相輝之樓帝時  
時登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第賦詩燕嬉賞賜  
諸王日朝罷即具樂縱飲擊毬開雜馳鷹犬為樂世謂天子友  
悌古無有比又有鶴鴿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栖浹日世人以  
為天子友悌之祥也

唐玄宗愛元唐書

宋王憲玄宗兄也性謹思未嘗干政而與人交玄宗信重之嘗  
以書賜憲等曰曹丕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

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曹丕才足經國卒使憂死魏祚未終而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大舜至聖捨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此朕所慕歎也頃因暇選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至長齡永永無極也每遇憲生日幸其弟為壽賜遺無筭憲薨帝哭失聲左右悲慟追謚讓皇帝

唐玄宗慰弟唐書

薛王業睿宗子也玄宗益愛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嘗以妄言休咎事坐死妃恐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聞遽召之業伏殿下請罪帝趨就執其手曰吾所恃才兄弟者天地共咎之歡愛如初業有疾帝憂之容髮為變因假寐夢獲方寤而業疾小愈及薨帝悲不能食

畢構愛弟撫妹唐書

畢構字隆擇性友愛始喪繼母而二妹祿祿身鞠養至成人妹為構服三年弟栩唐玄宗時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王遇兄弟遇賊爭死唐書

王遇與弟遐居常州唐肅宗至德間俱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陽城兄弟不娶唐書

陽城字亢宗世為官族天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楷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悁

相育既娶則問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德宗時遷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

田融勸弟韜晦唐書

田弘正字安道幼孤事兄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融中融退扶怒之當田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倘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憲宗時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薛膺哭弟唐書

薛膺薛萃之子也唐文宗太和初為右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與元子絳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無泣

太子白旄而告界盜免釋姪五代史

逆父命求生不可遂一年升宋州為宣武軍以兄子朱友諒為即殺壽偃至謂盜曰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乃以子朔為太子太祖卧病兄朱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

陳伯愛心使與東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兄罪遼史

使游學平為人長大因內耶律把八誣其弟韓哥謀殺已有平之不親家生產曰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逐其婦仕高祖後封子用姪金史

卜式讓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方在政府近

卜式有少弟弟壯式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如臣式入山牧十餘年羊千硯承奉



分與其弟武帝時召族宋史

劉紆哭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  
劉紆楚孝王之後王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  
而紆尤慈篤早失母聞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  
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令

王琳請及弟宋史

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命傳位太宗太宗嘗病亟帝往視之親  
兄弟獨守塚廬號泣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  
自縛請先季死賊矜平天子

光武悼宋史

漢光武與兄劉續字為其臣胡進思廢其兄侗而立之徙侗  
為太常偏將軍續為進思屢請除之恐為後患俶泣曰若

光武難交私語深引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慚而退  
升服喪飲食言笑如為侗守衛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  
悲戚每獨居輒不寐温至越旬餘有二卒夜持刃踰垣入侗

許武推温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

許武漢光武建武中發背卒後左右屢有以侗為言俶終拒  
普未顯欲令成名乃終

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遺兄弟宋史

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宋嘗為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之  
武乃會宗親泣曰吾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屬嫁聘窮娶不使一人失所仁宗時歷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人

馬援敬兄無憾事文類聚

馬援字文淵兄况卒宗時相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入盧光武時拜伏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携財趙孝讓得引劔所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堅之重趙孝遭天下亂人相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賊曰禮久餓羸瘦不自資嘗至齊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持米糲來孝求不能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素聞其行詔拜諫議

馬稜服丁兄如父宋史

馬稜字伯威援之族之子也仁宗皇祐初進士第為著作郎時卒無子稜心喪三年平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漢和帝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清河王慶章帝子也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

章望之許允復職宋史

章望之字表民少孤仁宗時由伯父得象廕為秘書省校書郎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

李承之以官讓兄宋史

李承之字奉世宋神宗朝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為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

杜紘哀 元養嫂宋史

杜紘字君章事兄如禮甚備神宗聞其材用為大理評斷官及知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思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卧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為治喪篋中或以為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葛書思 乞改薦兄宋史

葛書思密之子也哲宗時歷封丘主簿兄書元為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

伯虎被掠言不累第 宋史

伯虎被掠言不累第 宋史 以負舉事繫獄臨叩語連長兄伯虎臨叩

并械之凡對吏逾生掠洽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

鄭德珪 兄弟讓死 宋史

鄭德珪弟德璋孝友大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然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啼鳥鳥皆翔集不食

王文幹 以官讓弟 元史

王文幹以官讓弟 元史

王文幹善騎射為行軍萬戶世祖時從征攻鄂州先登中矢及李璿叛從征討平之中統三年制父兄弟子並仕同塗者罷其弟子文幹弟文禮為平戶文幹自陳願解已官而留文禮詔從之乃改文幹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

趙炳代 元史

趙炳字彥明幼失怙恃鞠於從兄世祖時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而去

朱顯焚券同居 元史

朱顯世居真定其祖父已於世祖至元間分財異居至英宗至治三年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

劉德泉析居復合 元史

劉德泉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九世祖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半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元仁宗愛弟 元史

衛王阿木哥元仁宗之弟也入宮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木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勿援例

朵兒只哀兄撫姪 元史

楊朵兒只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眾敬憚之會元卒涕泣不勝哀事寡嫂有禮仁宗憐之存問優厚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

虞集代兄償賦元

虞集字伯生性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繁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為當世所稱文宗時為翰林承旨

吳思達兄弟復居元史

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之古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所連理人以為友義所感

吳好直推財與兄弟元史

吳好直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不分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

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以治三十年終無少悔鄉里之

慈愛

慈心撫愛孤幼者

薛宣不回斤子過

薛惠哀帝時為彭城令惠父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以數日案行合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淳于恭撫孤幼後

溥于恭字孟孫嘗王莽末歲飢共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章帝建初中遷侍中騎都尉

萌成以身代弟

後漢

兒萌子名明與梁郡車成子名威更始時二人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小哀而兩釋焉

郄鑒哺姪晉書

郄鑒字道微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晉懷帝永嘉間中國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悉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齧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活

王氏流涕携子

事文類聚

謝朗晉末時人父據早卒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於父母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出定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在此兒因流涕携朗

明宗庇從珂於私第

五代史

滋王季從珂後唐明宗子也從珂為河中節度使罷鎮居清化里第時安重誨為侍中兼中書令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害一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美所以勸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

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

### 仁愛 仁心愛人者

哈刺拔都招降縱俘獲元史

攸哈刺拔都善射以武斷鄉井金末降木華秘攻通州以功聞太祖賜名哈刺拔都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時太原新破哈刺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為贖奈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贖者官為贖之民得完聚者眾

高宣征伐戒勿嗜殺元史

高宣太宗元年詔宣為元帥賜金符統兵從睿宗攻大名宣進曰今奉命出師伐罪弔民願勿嗜殺以稱上意睿宗召元帥朮乃諭之下令軍中如宣言及城破兵不血刃民心悅服四年正月從破金兵三峯山降宣者二千餘戶籍以獻以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之以宣為都總管賜金符仍令子孫世其職

李恒攻敵拒發塚之言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伐宋有功遷江西宣慰使至元十三年宋丞相文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公夫恒曰王師討

不厭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嘗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

### 親愛

因親故而及於愛者

劉孝儀行篤南史

劉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後梁武帝時為豫州內史

謝幾卿撫姪南史

謝幾卿清辯博學有文采梁武帝時累遷尚書左丞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

成立歷清官比皆與卿獎訓之力也

庾泳陰子薦姪南史

庾泳仲容之叔也山行谷幼孤為泳所養仲容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梁武帝時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不回用之勉許焉

金世宗睦族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十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丁丑安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總麻一疋官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三送尋帝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



宗室婦女及羣臣以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涼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奉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已卯發上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任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

## 敬愛

夫婦相敬愛者

庾袞大婦如賓 晉書

庾袞字叔衷晉惠立帝時人獨守貧約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去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

寶黃大婦禮敬 北史

蕭寶黃字智亮齊明帝子也梁武克建業將加害焉寶黃穿墻夜遁至魏宣武帝甘其禮之為鎮東將軍丹陽郡公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黃盡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黃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黃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

黃帝時... 自頃以斷本... 內我... 所至... 縣... 並...  
 人... 王... 到... 以... 之... 時... 既... 實... 自... 非... 夫... 我... 漢... 才... 備... 如...  
 主... 公... 主... 有... 餘... 餘... 味... 之... 驚... 戰... 戰... 不... 替... 養... 每...  
 文... 敵... 至... 既... 宜... 在... 帝... 世... 德... 也... 之... 德... 東... 林... 軍... 兵... 制... 以... 尚... 南... 也... 壽... 父...  
 諸... 國... 長... 官... 字... 晉... 其... 孫... 也... 一... 也... 亦... 左... 亦... 業... 林... 以... 害... 焉... 漢... 宋... 晉...  
 其... 富... 室... 及... 商... 交... 中... 上... 華... 聖... 婿... 資... 復... 與... 秦... 共... 安... 貧... 苦... 味... 信... 收... 富...  
 次... 交... 字... 封... 文... 晉...  
 其... 富... 室... 及... 商... 交... 中... 上... 華... 聖... 婿... 資... 復... 與... 秦... 共... 安... 貧... 苦... 味... 信... 收... 富...  
 次... 交... 字... 封... 文... 晉...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九

## 性行門

義 行事合於義者

子產斂殯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鄭大夫伯有嗜酒而汰侈子皙伐而焚之奔雍  
 梁既醒而後知之子皮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  
 利也伯有故不免時人謂子產就其且助彊子產曰豈為我  
 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彊直二家罕子皮既難乃不生姑  
 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即良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產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八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

董安于舍生安趙氏左傳

魯定公十四年晉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一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四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共華待死國語

晉惠公時平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平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

辛俞被執不背欒氏國語

晉滅欒氏欒懷子之出也欒盈時執政子范也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

國世隸於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夙沙釐被執不背鼓子國語

晉昭公五年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以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悉以質為臣無有貳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所具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

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左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柳朔死節左傳

魯哀公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王勉之我將止死不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張譚俱死新序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始胥鄙有罪拘將死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君子不為危危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

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出我以夫吾故也吾庸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五口聞之曰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寧立於世乎遂絕頸而死

趙襄子伐中牟 戰國策

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叔向曰君子不垂心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請降

孔車獨葬徐偃事文類聚

漢武帝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五口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劾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與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云敞自劾收葬章屍 前漢

云敞字幼孺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漢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由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甘谷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

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敵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卓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掾

虞延遇亂養妹後漢

虞延性敦朴不拘小節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小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食至成人

鮑永拜墓後漢

鮑永字君長初為郡功曹都尉路平召王莽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曰數為諫陳興復漢室前戒莫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

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更始二年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後拜永諫議上大夫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女伯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劉茂負郡守逃難後漢

劉茂字子衛光武時為太原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土入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糴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之于朝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周嘉身捍郡守脫賊後漢

周嘉字惠文仕汝南郡為主簿河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訶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請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此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

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禮震代師死後漢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 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臧咎當伏重辜歙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讎陛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錢三千匹

楊政肉袒候駕後漢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後范升為出婦所告

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垣以并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義政傷脅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出升政由是顯名

李善潛養孤兒

後漢

李善字次孫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歿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漚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曰然後行之問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

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亦所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滄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白折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

宋弘不諧後漢

宋弘光武時封宜平侯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吾輩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女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也相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鄧曄為友報讎

後漢



鄧惲字君章光武時西平縣令請以為門下掾友人董子張父  
為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  
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亡惲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  
亡吾手而不憂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  
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曰自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惲  
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官以生非臣節  
也趨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  
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

魏譚主與焚後漢

魏譚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  
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夫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  
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

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  
既赦遣並得俱免明帝永平中  
為主家令

鄭弘髡髮赴闕訟寃後漢

鄭弘字巨君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  
贛贛被收捕疾病於渚亡沒妻子閑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  
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髮負鈇鎖詣闕上  
章為贛訟罪明帝覺恠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  
里由是顯名

廉范求獄卒以濟守難後漢

廉范字叔度請召皆不應明帝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  
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  
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

獄卒未幾融果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動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阨瞽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汝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友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庶願後邪與右將軍爽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哀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

周榮知恩 後漢

榮字平孫章帝時與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甚器之及安

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起草竇氏客徐璆惡之璆榮曰子為袁公腹心排竇氏竇氏刺客滿城汝謹備之榮曰江淮孤生蒙恩宰二城復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帝勅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璆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由是顯名

許荆感讎報怨 後漢

許荆字少張會稽人和帝時為桂陽令荆少為郡吏兄于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犯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

繆彤為郡守起墳 後漢

繆彤字叔公汝南召陵人也和帝時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

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塚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聞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戴封殯送師友後漢

戴封字平仲和帝時擢拜議郎初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玄東海中君中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妻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瘟病卒封養視殯歛以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歛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

陳禪被考後漢

陳禪字紀山安帝時仕巴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無它所齋但持喪歛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

所輔代令死後漢

所輔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才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雷義自表取罪後漢

雷義字仲公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順帝時舉孝廉  
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  
司寇同臺即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郭亮臨哭固屍後漢

郭亮字恒直桓帝時嘗師事李固及固為梁冀所誅露固尸於  
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  
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  
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  
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踣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  
也太后聞而不誅

董班守固尸後漢

董班字季少遊太學宗事李山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常耦耕澤  
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太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  
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  
到漢中赴葬畢而還

楊匡驅杜喬尸後漢

楊匡桓帝時為杜喬掾及杜五為梁冀所殺匡聞之涕泣星行  
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亭吏守衛尸變驅護蠅蟲積十  
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士后許之成禮殯斂送喬喪還家  
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大后許之成禮殯斂送喬喪還家  
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丁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鄭  
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

接事託疾牧豕云

孫斌殺吏歸種後漢

桓帝時為衛相門下掾初第五種以糾發中常侍單超兄子匡姦賊并劾超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種始為衛相以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閻子直及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商土而單超外屬必約彼部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去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以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路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去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

景毅自表免歸後漢

景毅桓帝時為侍御史子顧為李膺門徒膺以鉤黨收捕而顧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李膺詣獄後漢

李膺字元禮桓帝時遭黨事出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且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帝崩陳蕃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須臾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

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訟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桓鸞與郡守奔逃以後漢

桓鸞字始春少立操行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太守向苗有名迹桓帝時舉鸞孝廉遷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經三年而後歸人直以其義

孫賓碩和書匿趙岐

趙岐桓帝時為皮氏長聞有不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諸北海著絮巾布袴帶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趙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賤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

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其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開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恐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歸住車門外亮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推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復辟中後數歲唐儁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

賓碩項之賓碩病亡岐在為行喪也

朱震蔡陳蕃後漢

朱震字伯厚靈帝時為鉅令其友陳蕃被害徙其家屬於北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震聞而奔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陳寔就獄後漢

陳寔字仲弓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機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廢

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眾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童恢赴闕爭理後漢

童恢字漢宗琅琊姑幕人也靈帝時仕州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

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

巴肅就獄後漢

巴肅字恭祖辟公府稍遷拜議郎靈帝時與竇武陳蕃等謀誅  
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  
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  
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  
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公孫瓚御送郡守後漢

公孫瓚字伯珪靈帝時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  
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  
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  
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

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還

申屠蟠受托輦車送喪後漢

申屠蟠字子龍靈帝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  
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  
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  
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朱儁賂吏免郡守罪後漢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漢靈帝  
時本縣長山陽度尚薦儁於太守尹端以朱儁為主簿端坐計  
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弃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  
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翰作左校端喜於降  
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孔門爭死 後漢

孔融字文舉年十六時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  
 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儉見  
 融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  
 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四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  
 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出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  
 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  
 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獻帝  
 時拜融為北海太守

韓珩不盟 後漢

韓珩獻帝時為袁紹別加馬焦觸自薊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  
 令長持素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  
 各以次軟至珩曰吾受三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殺勇  
 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  
 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侍一人可卒珩志以厲  
 事君曹操聞珩節其言之屬辟不至卒於家

華歆出溺 魏書

華歆字子魚少以高行顯名獻帝時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  
 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  
 歆獨曰不可今已在矣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  
 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何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  
 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  
 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田疇祭墓 魏書

田疇祭墓 魏書

田疇字于泰好讀書擊劔董卓遷獻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身備宗室遺老不得目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舉疇時年二十二矣虞署為從事疇乃歸自選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乃間行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

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百姓歸之至五千餘家袁紹及子尚皆辟之不就曹操征烏丸疇進計討破烏丸欲封疇疇不受遼東斬送袁尚首於操操令敢哭者斬疇往弔祭操亦不問

王脩乞收譚屍 魏書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時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曹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踣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至我聽之

龐涓哭喪收葬 魏書

龐涓字子異漢獻帝時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羗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揖死涓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為掾屬

楊阜討馬超 魏書

馬超字義山後漢獻帝時馬超反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固守之久之兵民為餘人阜率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

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假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刺史太守有降超之計阜泣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勸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見之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叙母慨然勅叙從阜計叙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曹操封討超之功賜阜爵關內侯

楊豐與徐揖報仇魏書

楊豐字伯陽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事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獻帝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疆族黃氏時黃其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志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封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仇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驚軍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

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

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

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

州表其義勇

楊俊贖象

象室魏書

楊俊字季才獻帝時人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

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

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

孫禮報馬

台魏書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

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

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各減死一等

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曹操

王脩冒難

魏書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初平中北海太守孔融以為王簿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

瑾逸罵璜同死魏書

劉虞獻帝時為幽州牧被公孫瓚所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而去蜀書

關羽報曹

關羽字雲長後漢獻帝時曹操東征禽羽拜為偏將軍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適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不為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遼以

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叔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戴就被考直辭慷慨後漢

戴就字景成仕會稽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毋上彭也即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撻而食之主有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須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女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

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  
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兄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

臣諉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怛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於  
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王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

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尹病卒

任末奔師喪後漢

任末字叔本少習齊詩遊京師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

陽病亡末乃躬推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

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功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屍

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忘如其無知得上而已造從之

牽招獨護隱喪魏書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

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世小值京師亂苗隱見害招俱與

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以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

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上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

此顯名袁紹辟為督軍役事

脂習撫融尸後漢

脂習字元升與孔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

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曹操聞而大怒將收習

殺之後得赦出魏主不以習有微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夏侯淵字魏書

夏侯淵字妙才曹操居家曾有官事淵代引重罪操營救得免

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曹洪授馬魏書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操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  
榮所敗操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  
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  
俱濟

文聘悲慙魏書

文聘字仲業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曹操征荆  
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  
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  
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  
不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  
歃涕操為之愴然曰仲業卿具忠臣也厚禮待之

沮授謀還被殺魏書

袁紹與魏太祖操於官渡戰敗紹與子譚單騎退渡河沮授不  
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  
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  
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  
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迴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  
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而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  
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詳前還袁氏見殺

韓珩正言感義魏書

袁譚乃袁紹之長子也父亡後與魏太祖操於臨清戰敗遂斬  
譚譚二弟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去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

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勅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

王朗匿子得全

魏書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言今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王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郭憲不要功

魏書

郭憲字幼簡曹操時為郡功曹以仁篤為一郡所歸韓約失衆

從羗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憲責怒言人窮不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曹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曹操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恠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

邴原匿劉政

魏書

邴原字根矩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康及畏惡欲殺之蓋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威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



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後歸曹操辟為司空掾

楊俊振濟 魏書

楊俊字季才太祖時以亂兵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宗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

梁習代罪 魏書

梁習字子虞與王思俱為西曹令史因直日白事失曹操指操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曰臣已罪罪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

軍中有二義士乎

諸葛誕臨溺讓救 魏書

諸葛誕字公休魏明帝時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

向雄莫鍾會 魏書

向雄高貴鄉公時為鍾會功曹會以謀反誅雄收葬會司馬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哉昭悅與宴談而

遣之

王祥獨揖魏書

王祥魏元帝時為太尉司馬昭進爵為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昭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當便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胡昭解害口終不言魏書

胡昭字孔明司馬懿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清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

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懿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鄰黨

袁渙不詈備魏書

袁渙字曜卿劉備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曰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布破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

譙周奔諸葛亮之喪蜀書

譙周字允南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研精六經尤善書札潛識內敏蜀漢後主建興中丞相亮領益  
州救命周為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  
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  
從事總州之學者

吳範救魏騰吳書

吳範字文則孫權時拜為騎都尉範素與魏騰同邑相善滕嘗  
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騰曰與汝偕死騰曰死  
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生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  
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  
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

怒欲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  
權意釋乃免滕騰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文  
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張紘為趙昱立後吳書

張紘字子綱初游學京師時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  
昱後為窄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為  
會稽東部都尉遣主簿至琅邪設宴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  
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平昱祀吳孫權聞而嘉之以  
紘為長史

陸瑁起墓育孤吳書

陸瑁字子璋吳孫權丞相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  
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

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

謝淵明駱秀之謗

吳書

謝淵字休德少脩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感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吳主孫權時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眾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天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

費慈宰意死義

晉書

費慈字頌世仕吳為黃門侍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慈得人

平吳後為陸機司馬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極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璧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歆從討逆

晉書

趙王倫篡位時新野縣公司馬歆為南中郎將齊王瓘舉義兵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孫洵大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詢詣瓘瓘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武帝踐阼封梁王

劉佑持喪

晉書

劉佑武帝時為長沙王義掾武帝崩東海王越懼難作遂誅

將殯于城東官屬莫敢往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  
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馬隆收殯 晉書

馬隆字孝興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武帝時魏兖州刺史令狐愚  
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  
喪三年列植松柏一州以為美談

何攀拜表理寃 晉書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武帝時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  
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  
晏不反故晏寃理得中

江統送故君 晉書

晉太子適頗關朝親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惠帝時江統上書

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旦賈后諷有司不聽官臣追送統  
等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  
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  
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惡故其臣冒罪泣  
辭不顧重辟乃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由是皆免

陶侃冒寒迎醫 晉書

陶侃字士行惠帝時廬江太守張夔召為督郵夔妻有疾將迎  
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  
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  
義

高悝匿孤 晉書

華軼在江州愍帝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敕命尋洛都不

守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華軼又不從命於是遣王女等討之誅  
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辟為  
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  
携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孔祗冒刃送喪

晉書

孔祗字承祖元帝時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  
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  
之

鄧伯道不畜妾

晉書

鄧攸字伯道明帝時為太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  
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  
志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

燕主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慕容納之子行堅破鄴以納  
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  
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  
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  
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  
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  
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  
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  
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

石勒歡宴老舊

晉書

後趙主石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  
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歐擊至是謂父

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溫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語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張進之濟荒救難南史

張進之宋武帝時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常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宋文帝元嘉初詔蠲其徭役

謝弘微繼嗣南史

宋武帝踐祚晉陵公王降封東鄉君以謝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宅宇脩整倉廩充盈

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忘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謝弘微之美也

段宏負義真逃難南史

宋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劉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貨財方執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沉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

方明處亂寧喪南史

謝方明少孤隨伯父吳興太守遷在郡宋武帝時孫恩反會稽

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祭部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避之不從賊至邀被害方明逃免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出力數月矣送並卑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因購方明其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鄒陽附載還邵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存約無以

武帝不心舊恩南史

劉懷敬宋武帝從母弟也初納無子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一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暮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以舊恩懷敬累兄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為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何以可也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

世期義行南史

嚴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二人妻各產一歲飢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之二子並得成長曰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餼之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武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

原平麥餅南史

郭原平字長恭宋文帝時表孝行蠲租調及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

俞僉歛葬南史

張進之宋文帝初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



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  
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朱脩之潛謀南歸南史

朱脩之字恭祖初為主簿宋文帝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  
及後魏剋滑臺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  
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  
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

范叔孫濟殯南史

范叔孫宋孝武時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  
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  
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  
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又

孫並為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  
者

嗣祖不負袁粲見赦南史

莫嗣祖者宋孝武時為袁粲省事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露  
謀及齊高帝即位粲即誅帝問嗣祖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  
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  
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為  
其主遂赦焉用為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中旨用  
嗣祖為師

張暢義行南史

張暢字少微宋孝武時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暢少與從兄敷  
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王簿佩之被誅暢

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羨弟牧嘗為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蠟蟻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僧虔姪病廢寢南史

王僧虔宋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九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不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興宗殯友南史

蔡興宗少好學以德業見稱宋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之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蒼墓上門謂曰卿何敢故耳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

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

文季哭休祐墓南史

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宋明帝時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為上佐彥回舉沈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

臧寅死義南史

沈攸之宋順帝時為車騎大將軍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

王份慟袁粲南史

王份字季文仕宋順帝時為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

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

吳達之義行南史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塚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高帝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許明達與南史

許明達者汝南人也齊武帝永明中王奐為雍州刺史遣軍王朱公恩征蠻失利奐先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因殺興祖上聞之大怒遂以誅奐奐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明達先為奐參軍躬為殯斂甚厚當時高其節

孔琇之死義南史

孔琇之有吏能齊武帝時拜為吳興郡太守政稱清嚴及明帝輔政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齊鬱林王隆昌元年遷孔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

黔婁歸元起喪南史

庾黔婁字子真齊明帝時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携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

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通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

景宗收葬道門屍南史

曹景宗字子震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後仕齊明帝以軍功累加遊擊將軍

於陵理喪南史

庾於陵字子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郡王子隆為荊州刺史召於陵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群書子隆代還為齊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

孫謙遺妻南史

孫謙字長源梁武帝時為零陵太守力於仁義救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以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眾咸服其行義

仙理戮使南史

馬仙理字靈馥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理少以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帝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理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理謂眾曰我為忠古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

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琚令士皆持滿立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衣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一義士帝喟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

范雲給殯南史

范雲字彥龍梁武帝時為尚書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唘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

劉璠奉暕喪北史

劉璠字實義梁武帝時人少好讀書為上黃佐蕭暕所器重及暕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暕喪還都城成乃退

許亨請葬僧辯南史

許亨字亨道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王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願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

鄭瓘捨子救度世北史

高陽鄭瓘者魏太武帝時人也有盧度世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為崔浩事棄官匿瓘家使者囚瓘長子將加捶楚瓘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人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瓘妹以報其恩魏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

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

高允恤竇遵母北史

高允魏文成帝時拜中書令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

張讜贖妻北史

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惑不能梳沐後讜為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疋購求皇甫魏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美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

蛭拔寅兄弟爭死北史

陽始出見焉

甄密拔贖蘇良北史

甄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為風賊以見意後梁魏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魏孝莊帝時封密為安市縣子

趙貴葬岳北史

趙貴字元寶少有節槩魏孝莊帝時亦朱榮以為別將從討元顯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眾人乎

因涕泣獻款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  
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  
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  
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勲進爵為公

叔裕讓妻兄子 北史

韋叔裕字孝寬西魏文帝時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孝寬  
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  
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  
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

遊道收葬 北史

宋遊道齊文襄時為諮議領書侍御史兼司徒左長史文襄疑  
門外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

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  
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  
予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  
心也

蘇威贖世雄 北史

蘇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  
爵美陽縣公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  
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  
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票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

方貴兄弟爭坐 北史

即方貴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文帝開皇中方貴常  
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搦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

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多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王延葬秦王俊慟絕北史

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情秦王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隋文帝聞閔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

李德侶請葬郡守北史

李德侶性重然諾隋煬帝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持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屍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

瘞之至介休請義教師請葬子崇見許增子崇有德侶以為德老者往離石禮葬

馬八龍負葬縣尹北史

馬八龍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公在軍後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麻禮且乞遺恩知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劉侯仁匿孤北史

劉侯仁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耻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耻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洪哲代縣尹申理北史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駒城歸款以除縣令



鄉人徐孔明安經公府訟道禁非勳道禁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指不勝義憤遂代道禁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禁卒得復雪

安祖給棺殯斂 北史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表其門閭

李綱為主瘞棺 唐書

李綱字文紀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瓊慕張綱為人改焉仕周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屍故吏薛匿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

竇建德討逆 唐書

竇建德謂宋正本等曰吾隋民也隋五君也今宇文化及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為天下誅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禮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杖屨扶義安四方也今化及弑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即引兵討化及保聊城縱種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謁蕭后稱臣召隋文武官共臨斬宇文智及等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乃以誅化及報越土侗侗封之為夏王

張道源護送客屍 唐書

張道源唐高祖時為大理卿年十四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張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

君良同庖 唐書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內斗粟尺帛無所私情。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產。樹鳥鷄令鬪且鳴家人恠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為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太宗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仁傑代崇質使邊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高宗時授并州法曹。叅軍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祝萬里憂乎。請長史簡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詎時方與同。而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

等可少愧矣則相付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哥舒翰初事王忠嗣後嗣被罪玄宗召舒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慰忠嗣翰但叙別禮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即極言忠嗣之狂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為末貸其罪忠嗣不久誅朝廷稱其義。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

為京畿採訪使表者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鏡果於事衆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餼葬由是

寔知名玄宗時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以副皇太子

張玠按賊使不伐唐書

張玠張建封父也少任俠玄宗天寶間安祿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傑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

趙驊贖韋唐書

玄宗時安祿山陷陜州留趙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儼族妹坐其夫為畿官不供賊沒為婢驊哀之以錢贖韋厚為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

甄逢同贍唐書

甄逢父甄濟代宗八曆初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逢幼而孤及

長耕宜城野自力頌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

何蕃治喪唐書

何蕃和州人事父事母孝德宗時入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扶蕃義行白司業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聞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存約一死義唐書

憲宗時趙存約辟西有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間吏報賊至絳慮存約使素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

鍾傳不乘險唐書

鍾傳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為長乃山馮夷獠依山為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僖宗中和二年遂以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故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撫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廿六城士民譴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

王鎔平士藏鎔之子五代史

王鎔梁太祖封為趙王時大將張文禮誘以親軍為亂鎔被弑

鎔小子王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歲之穴中亂定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六丁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宗隱後唐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世宗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亡

張丕代掌帑庫宋史

張丕張永德之祖也家世饒財不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其資產丕為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為代掌二年鄉里服其義

趙玉救故土之子五代史

呂琦字輝山唐莊宗時為殿中侍御史父充先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兄弟相攻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以充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先所敗守先族充家時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充故客趙玉以即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至與琦得俱走琦足狗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

趙玉存孤 宋史

趙王漁陽人嘗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充劉守先破滄州收充親屬盡戮之充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莊宗同光初為藩郡從事當是時燕趙之士以玉能存呂氏之孤翁然稱之

和凝附錄 五代史

和凝字成績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質環辟為從事環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環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尔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環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環由此得免環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尔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宗壽葵衍 五代史

王宗壽好學工琴弈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王衍既立宗壽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衝壁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寸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

言豈有今日行死宗壽一坐澠池聞莊宗遇殺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一訂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將軍行軍司馬

高松念恩 金史

高松本名檀乃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兵部尚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人李老僧曰我與萬戶高松謀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往見松說松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共捕幹論赴有司

宋可歸金 金史

宋可字予之其姑適大族彙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

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彙氏疎族立為後掣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彙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彙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鄉里重之

獨吉義讓官 金史

獨吉義本名鶻魯補徙居遼陽之河米吉山祖回海父祕刺收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祕刺領戶三百遂為謀克祕刺長子昭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祕刺死忽史欲承謀克義曰長允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昭屋人咸義之

賈玘濟之恤孤 宋史

賈玘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為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玘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

必諄諄誨誘之初適判鎮州葬鄉黨君年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

吳淑養女如所生宋史

吳淑字正儀性純靜詞學典雅太宗時授大理評事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閭有與淑同宗者與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美我

查道履行宋史

查道字湛然太宗時舉進士高第解州館陶尉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友人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奠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增其

克明獲屍還葬宋史

曹克明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白丈縣人光遠遇害姆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從父光實竒之補為衙內都虞候光實擊敵于葭蘆川戰沒克明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祕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葬京師

司馬周急宋史

司馬旦字伯康仁宗時以父任為祕書省校書郎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立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為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太中物使嫁之

守道葬喪宋史

石介字守道仁宗時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中臺辟為主簿不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人兩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墓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

庭式守義 宋史

劉庭式字得之舉進士神宗時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言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或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

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

范鎮求姪 宋史

范鎮哲宗時封蜀郡公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兄鎰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陳禾對證不易 宋史

陳禾字秀實，哲宗元符三年進士，選辟雍博士。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昂來從學。後正昂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泣其獄，瓘禾取訟，瓘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邪？」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

龜年娶不負貧 宋史

黃龜年字德邵，永福簿。李朝旌立可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高宗時，遷中侍御史。

陳規嫁張氏女 宋史

陳規字元則，高宗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規端凝，寡

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付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為嫁之。聞者感泣。

守道撫姪 宋史

歐陽守道之兄妻蚤喪，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幼子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顛顛不釋者終身。宗時舉進士，累遷著作郎。

單煦代兄死 宋史

單煦友愛兄熙，兄嘗毆人至死，不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樂京外寢 宋史

樂京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于外為嫁之

孝基以財歸妻弟 事文類聚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其子自此勵操

王逵犯難救主 事文類聚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雲僕夫也事雲久親信之既而去雲應募

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雲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雲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雲坐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逵追哭送之防者遇之逵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異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我不忍從君之死鄉也數日雲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逵使母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於城南佛舍然後去

鍾離君嫁前令女 事文類聚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建高道我戲劇也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

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奩篋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遠伯玉恥獨為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來歸許氏

薛苞分財事文類聚

薛苞弟子求出也不敢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又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久身口所安也

道卿遇盜兄弟爭死元史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宋高宗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世祖至元初內附闔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

弟佐卿獨守孝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遜小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陶孫不書元史

鄭陶孫字景潛雷州人孫孫之弟也世祖時登進士第監西獄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會纂脩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也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

王鶚祭舊君元史

王鶚字百一祖在藩邸訪求迎勞召對進講歲餘乞還徙大都賜宅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蔡汝

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葵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設具牲酒為位而哭

歸賜抗賊九史

歸賜順帝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皇十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撒里麻刀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使賜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叵測所為賜無懼色已而賊敗汙賊者皆獲罪賜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炳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呈心無光賜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賜以上尊

### 以義蔑恩

事雖仗義而蔑其恩者

劉平棄子抱姪女後漢

劉平字公子更始時天下大亂平弟劉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至平扶侍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後拜議郎明帝永平三年拜宗正

伯道棄子負姪晉書

鄧攸字伯道仕晉為右僕射懷帝永嘉末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

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

# 父美秦漢恩

漢書卷三十九 漢書卷三十九

[Blank page with faint red markings]

LLX  
4  
30